

天空之蔬

□米丽宏

春分过后，枝尖上星点小绿，渐渐晕开，铺成了半幅锦帘。柳棟桑槐梓，杏榆桃李椿。攀树摘芽儿，树下捡花儿，拿回来稍一拾掇，就能把春意布满餐桌。

柳芽焯水，做春卷，清甜细嫩，真正一枝春；槐花和面，烙春饼，芬芳四溢；飘零的杏花、桃花，细心捡来做酱，要色有色要味有味；榆钱蒸饭的味道，能品咂出泉水的透明；椿芽呢，味道是芳烈的，吃法是素淡的，凉拌就能香气熏熏。

那高高大大的香椿树啊，枝丫伸在半空，枝尖挑了一小簇一小簇的芽芽，毛茸茸，红得发紫，张晓风说，“仿佛可以看见一股血液喷上来，把每片嫩叶都充了血”。红芽芽，渐变绿芽芽。间隙里，是蓝莹莹的天。几朵白云，闲散地游，几只黑鸟，石块一样投过，拍拍翅，漏下几滴鸟鸣。这真是天然的画儿啊。

这以天空为背景的画儿里，有芽，有花，个个满身空灵清气。吃芽，吃花，吃这来自天空的菜，便吃进了简单明朗、暖洋洋的幸福。

你就用心享受春天的美味吧。

捡些飘落的杏花，回来做杏花酱。吹弹可破的杏花，清洗时，真舍不得揉搓呀。漂洗晾干，入开水锅，加白砂糖，加柠檬汁，搅拌熬煮，沸个透彻。关火，入瓶，淋淋漓漓的饱满中，看得见瓣瓣杏花宛然。那种薄俏，那种肉粉，真叫人怜惜。

尝一口，隔宿隔世的清，缠绵缭绕于唇舌之间，让口腹惊艳。

桐花也开了。

桐花站位高迈，一开，就撒了丫子，在天空跑得没边没沿。打一些桐花来，包饺子吧。猪肉末儿里磕一枚鸡蛋，细碎姜末，一捏青盐；搅吧，搅到起腻。它们彼此融合渗透的时间里，桐花入开水里打个滚儿，捞出晾凉切碎。再来一小把儿红根儿韭菜，也切碎。桐花碎、韭菜碎都搅进猪肉里，撒盐，撒芝麻油。搅匀。然后呢，皮儿要擀薄，馅儿要多放。沸水里的桐花饺，载浮载沉，粉绿透

明，有一种花朵的仙气儿。一咬一个五彩横截面，露出了春日美食的斑斓。

清明后，花椒树冒芽，疯得不成样子。红褐色乱芽四溅，突突鼓出来，抑制不住。一双手在花椒枝木辣辣的乱刺中间，轻挑细拈，嫩嫩的椒芽采一瓢。这秀嫩洁净的天空之蔬，吃起来可是太省力气了。只消略略过水，烈火猛炒，便美美的滋味。已然入盘，它还在慢慢转翠。尝一筷子，不由叹一声，它像刚刚走过去的早春又折回身，撒来一瞥嫩嫩眼波。

花椒芽，清炒好吃，凉拌也好吃。凉拌，一点盐、两滴麻油足矣。若能磕上一枚又大又青的鸭蛋同炒，更是美。如有足量的花椒芽，拌馅儿包饺子，嘿，吃吧，一只饺子就是一团小巧玲珑的春意。

明前花乱开，北地可吃的花连篇累牍。我偶像苏轼，爱饮，就拿花儿来酿酒。那时他被贬定州，常将松花、槐花、杏花一起蒸，密封后酿酒。在《中山松醪赋》里，他说到这个方子：一斤松花不可少，八两蒲黄切莫炒，槐花杏花各五钱，两斤白蜜一起捣。我想，那三种花并非同时，那么该是干花儿。采摘、晾干、保存，等原料凑全，才能动手蒸制。这足见他对生活的耐心。

物质生活里，我们免不了沉陷，想要这个想要那个，累累坠坠弄回来，堆满了屋子 and 心房。可不久，要碎的碎了，要旧的止不住地旧了；以前喜欢的，也慢慢失去兴趣了；曾经挂在心尖的珍宝，如今看看，也是手边平常又平常的凡物。可是季节呢，永远不旧，不碎，日日新，年年新，从宏观的精神到微观的物质，都让你心清气爽，永远好奇。

与你 在春天里共读书

□潘玉毅

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人会读书而动物不会。虽然猴子有时候也能模仿人读书的样子，摇头晃脑，吱吱哇哇，甚至一坐就是一下午，不过它们的模仿终是只得其形罢了，你要问它们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，被模仿者又在偷偷地乐些什么、痛些什么，它们决然回答不上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有不少人正在或者已经退化为只会模仿的猴子，整日里宁可抱着手机睡觉也不愿打开书本来看上一眼、读上两句；即使看，也是装模作样，就连“水面上看人——看倒了”也未察觉；即使读，也是漫浪诵读，有如“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”。

至于那些懒惰之人，更是常说一句话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没有一段适合用来读书的光阴。然则，读书无所谓时间适不适合，只有读与不读。你若不想读时，天赐良机，悬梁刺股亦无多大用处；你若有心读书，凿壁借光、囊萤映雪你也会去读。

当然，若是可以，书还是应该多读一些的。多读点书，多经历点生活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中的来得精彩。读书有一样最大的好处：人世间的春天都有过去的时候，书上的春天却永远都不会落幕——风不会停，花不会谢，草木不会凋残，河流不会干涸。

至于读书的形式，倒是不拘一格，你可以一个人静静地读，也可以找一群人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。若是与人共读，这个共读的对象可以是孩子，也可以是爱人。如果是孩子，你可以讲书中的故事给他听，也可以同他讲讲你小时候读书的故事；如果是爱人，那就更好了，夫妻间还有什么比志趣相投更美好的事情呢？

尤其在春天这样一个万物萌动、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多闻无止境。当此时节，春茶正好，夫妻间偶然重演一回“赌书泼茶”的文人故事，纵然打翻了杯盏，搞得一地狼藉，亦无不妥处，反而大有魏晋之风。

如果未有孩子，也未有爱人，那么选择与三五好友共读也不错。寻一处静幽所在，临流赋诗，将永和九年的“惠风和畅”再历一回。

平野 菜花春

□清宸

“沃田桑景晚，平野菜花春”，这是晚唐诗人温庭筠描写清明前后菜花开放、平畴横铺景象的一句诗。不很有名，但极真极美，读来，很具画面感。是的，这几天乘车外出，路过郊外，扑入人眼的就是满目金黄的油菜花了。油菜花是有着深厚乡土意蕴的意象。春水初涨，春柳荡漾，路过田埂，看到油菜花开遍野，你才会由衷相信这真的是一块“希望的田野”。

说起来，一年四季群芳斗艳，油菜花恰恰是其中最“不起眼”的一类花卉。甚至在很多人心中，它连“花卉”也称不上。因为从古至今，富贵牡丹种金盆，野生花卉长山巅。而油菜花则太平常、太草根了，以至于几乎无人将它视为“观赏花”植于家中。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弱它春来花茂的热情。一年一度，我们总能看到油菜花成片成片地盛开于田野，汪洋恣肆，华丽奔放。可饶是如此，还是给世人留下“朴实无华”的印象。油菜花的颜色也有些独特，金黄中带点明黄，接近于梵高画作中的常用色泽。这种黄色源于自然，源于生活，所以当它附着在艺术作品中的时候，便彰显得尤为动人！

油菜花的香气似有若无，称不上浓郁芬芳，但同样和花型花貌一样有着一份异于其他花柳嫩蕊的质朴。即便释放出某种浪漫，所充盈着的也是一份乡野风情。所以有人就说：油菜花是开不到城市中的花，因为和城市里的情调格格不入。我以为该论断没有什么特别的褒贬之意，只是强调了油菜花与生俱来、根深蒂固的乡土性。南宋诗人杨万里说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，而另一位宋朝诗人范成大则写：“为觅春踪垄上行，晴光一点入眸明。花开浪漫风中舞，籽结馨香鼎里烹……”他算是“切中要害”了，油菜花不仅有“花开浪漫风中舞”的美感，更有“籽结馨香鼎里烹”的作用。

春花寥落甚速，最怕风雨摧折断。油菜花也会早早凋落。不过这种花不会露出“零落成你碾作尘”的楚楚可怜之态，它就是无声无息重新回到泥土的怀抱之中，矜持且无悔。然而作为我们，在看到当初明媚阳光下那金灿灿一片转瞬成了斑驳与狼藉，到底心有不甘。可就在那不经意中，你会忽然发现在原来油菜花开的枝条顶端，不知何时已经生出了青嫩可喜的油菜荚。这是油菜花最后的奉献，年年岁岁，花尽荚生，终也不辍……

总第6479期
配图 李海波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